



中國作協內蒙古分會編

美丽的內蒙古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153

目 次

白云鄂博抒情·····	瑪拉沁夫 (1)
草原灯火·····	安柯欽夫 (6)
越变越美的包头·····	賈 漫 (11)
参观白云鄂博·····	肖 平 (14)
大青山贊·····	許 淇 (18)
呼和浩特的早晨·····	馥 郁 (21)
秀丽的扎兰屯·····	伊克艾利 (23)
小北河即景·····	李兆熊 (26)
紅城礼贊·····	康万余 (28)
森林之城·····	秦小微 (30)
草叶箋·····	阿 里 (32)
春游黃旗海·····	縱 情 (36)
春到勾門·····	士 美 (39)
轉心湖·····	孙桂森、田 力 (42)
雨后的森林·····	董建民、宋广文 (44)
西辽河畔的通辽城·····	席文举等 (47)
百里观花記·····	張文鼎 (50)
青塚游記·····	翟勝健 (53)
喧騰的呼和哈达矿山·····	康万余 (56)
忆黃旗海·····	乐 仪 (59)
草原上的鋼星·····	賈 漫 (61)
鹿的地方——新的鋼都·····	許 淇 (65)
我們在移山造海·····	牧 人 (69)
地冻天寒，斗志似火焰·····	丁尔綱 (74)
生活的短歌·····	山海濱 (79)

白雲鄂博抒情

瑪拉沁夫

不論是迎着和風或是暴雨，不論是早晨或是夜晚，我們攀登過多少次巍峨崢嶸的白雲鄂博鐵山哪！

白雲鄂博，你象個頂天立地的巨人，傲然屹立于草原的中央；登上你的頂峰，猶如飛上了雲端，那無邊的，肥美的烏蘭察布草原，一日收視于我們的眼里。

白雲鄂博，世界上會能有幾座象你這樣磅礴、豐碩的鐵山？在這裡，任你隨便拾起一塊“石頭”，它都那麼沉甸甸的；如果你把兩塊礦石相敲一下，它會發出鏗鏘悅耳的純鐵的聲響。

富於比喻的牧民們，稱你為寶山；把你那沉甸甸的石塊稱為“黑色的金子”。

我對我們人民的想像和預言才能，敬佩得五體投地！在他們當中，關於你——白雲鄂博鐵山，流傳着多少優美而又奇妙的傳說呵！——

在一個晴朗的春日，成吉思汗，騎着他那匹被後人用詩歌頌的白馬，來到你這裡。剛剛登上山腰，他的馬，忽然停住了。汗王用有力的雙腿夾他的馬肚，然而那匹健驍的駿馬，仍然寸步難行。原來，是馬鐙鐵被寶山的磁石吸引住了。

然而，傳說畢竟是傳說。過去，人們只是把你當作偶像，迷信的崇拜你，站在你的腳下，向你虔誠地祈禱，而不能、也不可能揭開你身上那層輕薄的塵幕，使你顯露出今日的风采。

白云鄂博，富丽的宝山，多少年来，你一直沉默的紧锁着那黑色的眉头，被一层阜的綠紗蒙蔽在那古老而又荒蕪的草原！

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紀又一个世紀，历史的车輪在你身边碾过了多少轍印，而你依然沉睡着……

1950年，共和国成立不久，有一批地質工作者从首都来到了草原。他們从历史資料中，查出有关于你的記載；但只是寥寥几笔，根本說明不了你矿藏的质量和数量；甚至于連你精确的名称和地址，都沒有記載！

白云鄂博，富丽的宝山！人們該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你呀！

地質工作人員冒着草原风雪，到处寻問：“这里有一座出鉄的大山嗎？”牧民們的回答是：“沒有！”

是啊，世世代代，他們只把你当作神聖而膜拜，誰会知道你是“出鉄的大山”呢！

白云鄂博，富丽的宝山！你在哪里哟！

有一天，一位蒙古族同志，对地質人員說：“我們烏兰察布草原上，只有一座著名的大山，如果你們所寻找的是一座宝山的話，除了它，不会再有別的了。”

于是，两輛卡車馳过辽闊而沒有道路的荒原，来到了你这里。吓！名不虛传。你是多么雄伟呵！一位同志称你为：“羊群中的一峰骆驼。”这比喻是很恰当的。

还用得着带回矿石化驗嗎？不需要！地質工作人員只要看上你一眼就可以断定：“就是它——我們寻找的鉄山！”

从此，在你頂峰上出現了一面鮮艳的紅旗！成千上万的人們，从遙远的內地，和內蒙古各个角落向你拥了来。

勘探队的鉆机在你巨大的身躯上工作了整整三年，最后的科学結論是：你是世界上少有的丰富而又理想的鉄矿。

白云鄂博，你給草原人們带来了光荣，內蒙古人民引你以

为骄傲！

内蒙古人民用它的巨手，掀去你身上的塵幕，裁下那天边的白云当作象征吉祥的哈达，衬在你的上面，我们用双手捧起你这举世无双的宝山，向亲爱的祖国奉献：“祖国，开采它吧！”

党决定在你这里建立第一流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厂址便选定在你身边的城市——包头。

从此，一个响亮而动听的名字诞生了：“包钢”！

包钢的建立，使我们蒙古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变为有先进工业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经过几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在短短的几年内，在我们这片荒原上，平地树起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工业基地。

白云鄂博，从一个四处寻问地址而不知的地方，变成了几万人人口的城镇；而包头，从七万居民的小城，变成了一座将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脚步声，打破了草原古老的寂静；每天，草原用那机械的轰鸣声迎接劳动的早晨。

白云鄂博，你象是一个正在发育中的少年，几天不见，你就变得高大，英俊了，你那宽阔的胸脯上又多了几块肌肉。

白云鄂博，人们在黄昏时，来到你的脚下，犹如走进了童话的境地！你的顶峰上灯火熠熠，如一片星辰的海洋；从那云霞烂漫的空际，传来电锤和穿孔机的歌声……

白云鄂博，由于你的新生，由于包钢的建立，我们民族出现了第一批钢铁工人。蒙古族青年的双手不只是会甩套马杆，而且也要炼出钢铁来！这是一部多么动人的民族史诗呵！它的作者是我们亲爱的党和毛主席。

但是有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们，曾经喊叫过什么：“包钢的

建立，将是古老的蒙古的破灭。”

岂有此理！按照他們的說法，好象蒙古人的天性，就是留恋那昏暗的篝火和干牛糞的炊烟。

他們妄想筑起一道人为的长城，阻止蒙古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我們的回答是：加速包鋼建設，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爭取早日出鐵出鋼出鋼材！

世界上第一流的包鋼一號高爐，已經是七十多米高的彪形大汉了。从鞍鋼等地学习归来的工人們“严陣以待”，草原高爐流出第一爐鉄水的日子，已經近在咫尺！

白云鄂博山上，劳动更加紧张了。一条长长的紅布上面写着：“保證叫高爐吃得飽，吃得好！”

夜晚，白云鄂博山上，不再是一片灯海，只有几盞巨光在忽左忽右的閃动。原来是已經机械化了。“烏拉尔巨人”电鍍代替了人工装車；湖南制造的电机車代替了手推車和汽車。因此，已經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路灯了。

一位老牧人曾經說過：“要想看見包鋼有多大，你先长出翅膀来。”是的，只有你象蒼鷹那样会在高空盤旋，你才能瀏覽包鋼的全貌，你才能看見在这方圓數百里的大地上充滿了怎样沸騰的景象！

去年，一位藏族演員參觀包鋼之后，對我說：“我真羨慕你們！”那時，他的故鄉——西藏，還處在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統治之下。我從他那激動得發顫的聲音中，領會到他的話的深意：他在祝賀內蒙古人民所獲得的輝煌成就！是的，包鋼用最充分的事實，証明了这样一个顛扑不破的真理：我國少數民族，只有在黨的領導下，在漢族老大哥的幫助以及各兄弟民族的協助下，才能擺脫貧困落后的狀態，並且得到飛躍的發展。

包鋼建設者們，都是造詣絕高的藝術巨匠，他們用神妙的

双手，在这蓝天白云的平地上，雕塑出了一座琳琅夺目、精致无比的祖国第三个钢城！

不久将来，当包钢以年产几百万吨钢的浩大声势，加入祖国钢铁行列中时，人们再回味一下白云鄂博山那两匹金马的故事，会不出的感嘆起来：“真是换了一个天地！”

草 原 灯 火

安柯欽夫

暮色蒼茫中，在翠綠如畫的草原上，一輛淡黃色的公共汽車，飛快地奔馳着。

清爽的晚風帶着花草的芳香，吹進車箱裏來，趕走了令人窒息的炎熱。沉靜的旅客們立刻活躍起來，交流着氣候、雨季、建設、生產等等零碎而片斷的語句。

我懷着一股舊地重訪的喜悅心情，越是接近錫林浩特就越加激動。這個暫別數年的草原，處處顯示出新鮮的陌生而可喜的景象。那貫通萬里的電話綫，一幢幢白色的新建築和來自全國各地支援草原的建設者們……都使我感到親切而甜蜜。

在公路的盡頭，一座圓型土山下，忽然現出一片燦爛的燈火，宛如一串夜明珠製成的巨大花環，佩帶在市鎮的胸前，和那仲夏天空金色的星辰，互映爭輝。她是那樣絢麗多彩，嫵媚動人。我情不自禁地輕輕哼着自己跳到喉嚨裏來的詩句：

草原呀，我鍾情的美人，
你頭上蒙着金光閃閃的藍紗，
胸前佩着電制的夜明珠，
既黑夜使也閃放驕傲的光華。……

轉眼間，汽車開進了面貌嶄新的錫林浩特。

我一下車，便迫不及待地跑到街上去，尽情地到處遊覽。西市場，我記得原來這裡只有幾座散落的“崩克”構成的小商販，現在却建成了一條整齊的大街。公私合營的商店一家挨着

一家。特別是現在營業的兩家飯店，更是顧客滿座。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又看見了騎馬的和騎自行車的并行的草原城鎮特有的風光。早年來過這裡的朋友，也許還記得，西市場到盟公署原是一條荒道，坎坷不平，夜間走路尤感不便。現在却是一條平整的新馬路，兩旁也都筑起了白色的新房屋，隨着馬路排列着晶亮的街燈，正象一個老牧人所說的那樣：“即使閉着眼睛走路，也沒有跌倒的危險。”在盟公署門前的燈光球場上，我站在拥挤的觀眾後邊，看了一會兒機關聯隊對喇嘛隊的籃球賽。然後，又沿着中央大街向南走，在原來灰堆和殘骸狼藉的下濕地，看見了整齊而交織起來的條條街道。房屋矗立，樹枝搖蕩。門上挂着白漆紅字的蒙文牌子，写着糧食局、干部學校、招待所、新華書店……原來唯一的建築——貝子廟，已經被新興的建築群淹沒了。這條街的終點是人民俱樂部，在俱樂部里盟委工業部長孟和巴特爾日吉，正向機關幹部作着發展錫林郭勒盟地方工業的報告。我走進去坐到後排。只听他講道：“我盟的地方工業大有前途，各種礦藏異常豐富。”接着他列舉了許多實例加以說明，如煤，幾乎遍及全盟20多萬平方公里的所有角落。如鐵礦，明年着手在溫都廟附近，就動工興建象包鋼那樣規模的煉鋼廠。如銅、鎢、水銀……等稀有金屬，最近接連發現……

因為，我急于趕到牧場去，未敢久留，否則對於全盟的工業輪廓，一定會有個完整的印象。更值得提及的是，全盟人民根據剛剛在此地開過的中共內蒙古黨委第七次牧區工作會議精神，明年全盟的糧食（包括幾百萬牲畜的飼料和幾萬人口的食糧）都要自給自足，據說他們已經向烏蘭夫主席當面提過保證。

我走出俱樂部向西，又走入了另一條新興的大街，這裡有百貨商店、郵電局、照像館、理髮館……。錫盟廣播電台在播

送着辽闊悠揚的蒙古民間音樂。幸福的母親們，領着剛從托兒所接回來的孩子，正在燈光下漫步。……

在一所燈光非常明亮的冷食部，我吃到了草原稀有的食物：冰激凌。我正乘興遊逛的當兒，迎面開來了一台拖拉機，拖着三拖車滿滿的人，浩浩蕩蕩，恰象火車開過來一樣。我近前一看，正是趕回牧場的機車。拖拉機手蒙古人陳慶順是我的老相識。他跳下車來和我熱烈的握手。他喜笑顏開地告訴我，牧場接受了烏蘭夫主席的親自指示，五年內從現有2萬3千頭牲畜的基礎上要發展到20萬頭牲畜，準備開墾1萬公頃荒地。所以牧場舉行了拖拉機手訓練班。車上坐的就是拖訓班的学生。

“這全是你們牧場的嗎？”我問他。

“不，還有全區牧業社飼料基地的。”他答道。

我上了車，拖拉機又開動了。

在拖車上，我又遇見了牧場黨委委員哈斯，他詳盡地向我介紹了最近幾年牧場大發展的情況。他說，現在全場職工總動員，正為五年發展20萬頭牲畜在日夜苦戰。他興高采烈地描敘着，五年後的錫林郭勒種畜場，將變成一個擁有1萬人口的市鎮，那時將建立小學和技術專業學校、醫院、電影院、招待所、食堂，還有每天開往場內各個據點和錫林浩特的班車……

深夜靜悄悄。只有拖拉機單調而急促的突突聲。我沉浸在哈斯描繪的美麗的遠景里。不，這也許不能稱作遠景，因為這是馬上就要實現的呀！我們的草原，按照黨的指引，已經踏上了繁榮昌盛的大道！我的眼前又浮現出錫林浩特燦爛的燈光、欣欣向榮的氣象、幸福的母親以及孩子的微笑……假如誰要認為草原還是個荒涼落后的地方，那麼，最好請他到這裡來作一次旅行，看看我們這裡的建設，尤其訪問訪問我們這裡勤勞

而能干的人民。

这时，拖拉机开下一座小崗。迎面灯火莹莹，人声喧嘩。我以为是到烏珠穆沁的拉盐車呢。哈斯却說：“这就是早先的土煤窑，今天发展成为好几百人的大炭矿了。”既使在黑暗中，也望得見那一座座煤山的黑色剪影。周围的房屋和車輛伸展到很远很远。……

越过一条小河，拖拉机进入了一条窄长的山谷。过去每每在这里陷車。我正耽心的当儿，蓦地騰起了一片火光，映紅了山谷。人影綽綽。

“这是怎么啦？”我急忙問哈斯。

“噢，我忘了告訴你，这是新建的砖瓦厂，他們正在日夜工作，为錫林浩特新建的医院大楼和公署大楼赶制砖瓦呢！”

我仔細看来，果然在两旁的山壁上，有一排排的窑洞，从那里噴射着紅色的火星。滿谷煤烟气味。这才使我突然想起来，在錫林浩特观光的时候，曾看見过一座森林般的脚手架，上边挂着数十盞电灯，我还以为是庆祝什么的彩牌呢，原来是在建筑大楼啊！草原上也要出現楼房啦，难道这不是大跃进中的又一宗奇迹嗎？

直到午夜以后，我們才到达了錫林郭勒种畜場。可是在俱乐部里，仍然点着明亮耀眼的汽灯。我以为是在開什么晚会，結果是全場領導同志通宵开会，討論研究5年发展20万头牲畜的伟大計劃及其具体措施。

拖拉机手陈庆順还要回到60华里以外的机耕农場去。他和我来告别。我說是不是太晚了，明天再走？他却毫不思索地說：

“不，我們很快的就要超过英国，每一分钟都宝贵。我們准备連夜回去，明天早晨爭取开学呢。”我为我們工人阶级这种英雄气概深深感到自豪，在这样人們面前，英国佬算是什么东西！

陈庆顺开着拖拉机走了；但是拖拉机的声音仍不消失，我打开窗帘一看，只见在天际闪烁着无数明亮的灯光。人们告诉我，那是拖拉机队在为牲畜打伏草。……

噤，灯火，一夜的灯火，永不熄灭的灯火。

灯火底下是紧张的劳动，灯火底下是幸福的生活，灯火底下是无数的人群，在英勇地进行着最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

1958年7月24日夜于锡林浩特招待所

越 变 越 美 的 包 头

露 漫

我們坐在乳白色的汽車上，向包头新市区开进。

正是清晨，道路象天空一样明淨，它起伏着，伸向无穷无尽的远方。凉爽的风，被早霞渗透的风，为千万人的胸膛輸运朝气，啊，这只有在黎明的海滨才能享受的朝气啊！

幼楊和嫩柳，从豁亮的窗口閃过，浓密嫩綠的叶子，閃着油亮的光泽。街道的两旁：楼房张开了窗戶，燕子抖开了翅膀，清道車打开它曳动的噴泉，鮮白的水花在濺射。自然界的万物，就連青色的天空也来吮吸鍋鉄大街的气息。

汽車繼續行进。两旁楊柳夹道。一群白衣赤腿的紅領巾欢欣的跑过，穿过年幼的树林，在那明洁的眼睛中，盈滿了阳光和寻索，对这一輛飞驰而过的汽車，示以天真的惊奇，圓圓的小脸上，泛出早霞的顏色，在綠树黃花的庇蔭下，他們任性的奔跑。更远的北方，大青山翻湧着細浪，它象环抱着包头，而舒展开腰身，連綿起伏，远接天壤，啊，蒼老而倔强的英雄！

道路越伸越高，身后的包头，远远的沉入紫蒙蒙的烟霞。这时，在那黛綠的树丛后面，在那凸起的烟囱和隱約的紅樓上面，太阳匆匆赶来。

万道霞光烘烤着后背，一股蓬蓬勃勃的活力从后面推送，使人輕快得象燕子飞翔。

汽車爬上磅礴的高地，隆隆不停的向前馳騁，在青草如茵

的广原上，只有这条天灰色的馬路，永不間断的向前鋪展，彷彿是地球的腰帶，一头系着东升的紅日，一头拴着西沉的月亮。

汽車接近了包鋼基地。离方才更雄伟的建筑物越来越近了，高楼排开了长陣，青烟远远的繚繞，已經隱隱听到轟轟隆隆的响声。

我的同行的旅伴們，这不就是风沙蔽日的北国嗎！

包头啊，在我以往的想象中，你是一只庞大的銅牛在黃昏里伏臥，过路的风声替你悲鳴，就連天空的行云都不愿意在此停留，把雨露洒向南方，詩人們曾用“西風塞馬”点綴你的苦悶，把你写作“孤鴻哀唱”的天涯……。

可是，有一个历史的清晨，一位杰出的英雄站在北国的峰头，身后是鮮紅蔽日的旌旗，面前是蒼蒼莽莽的塞野，对着神圣的国土，他把阳光和热爱浸入风流的詩句：江山如此多娇！从此以后，历史象閃电一样迅变，雷声响遍了大地，鮮花开滿了原野，紅旗在辽远的边疆飞揚。

哦，群雄崛起！如今，你在我的面前大展宏图，热电站的高塔象悬崖一样聳立，到处是高大的厂房，轟天的鋼骨，工人攀入了云頂，火車开进了車間，起重机从十五丈高的厂房后面，揚起綠色的长頸，俯視整个的工区，拖拉机奔走四方，撼动着大地，翻騰着黃塵，那嘈杂的轟响，如有节奏的霹靂，永不間断的从耳边滾过。

在塵土飞揚的大道上，一辆重型拖拉机逕直的开来，駛着山一样的鋼材轟轟而过，大地輕輕的颤抖。我看見駕駛棚里那个小伙子，身穿結实的劳动服，头戴輕便的工帽，两只深深的眼睛頑皮地发光，絳紅的面頰显示着民族的特色，驕傲的神气里包含着比草原更加開闊的气概，他非常乐观的駕駛着这辆沾染泥浆的鉄馬，他把恋乡的爱情藏进了熾热的馬达。在他的面前，一座巨大的高炉正在成长，繁密的鋼筋里边，电焊工的手

中开花結果，上上下下，到处是工人的脚步，到处是万能的双手；他跳动的心脏，同四周的声音遙相呼应，他汗珠的光輝也相映着电焊的螢光；在这新生的机体里边，他象空气一样不可切分，他用輕巧的双手駕馭着民族的命运，他知道这儿的生活包含的意义。

包头啊，我不止一次迈进你的門口，每一次都有嶄新的感想，在这里，詩人的妙笔赶不上烟囱兴立的速度，画家的神手勾不出瞬息万变的壮观，就連“斗酒詩百篇”的李白，也会为不能应时的天才而愁苦。在这神奇的地方，只有头頂上的天空还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此外，一切都变化无穷。岁月展开了翅膀。人操縱着将来。我看見綠树成蔭的草原，一位鋼鐵巨人峙然站立，它雄丽的前額几乎和中午的太阳发生了磨擦，它全身的重量使旧世界的屋頂搖搖欲墜，象落日西沉。那时，黄河和鉄水，并駕齐駛，一面是滔滔奔流的碧水，一面是滾滾沸騰的热鋼，在青山綠原的怀抱中，紅旗迎风翻舞。

參觀白雲鄂博

肖平

列車从包头出发，沿昆都仑河穿过大青山和烏拉山交界处，就循着一条山谷向东北方向馳去。

这是一列客货混合列車。不大的車廂內，当中架着一个大火炉，四周放着几条长木条靠背椅。旅客大半是铁路工人和矿山工人，也有些老乡。有几个妇女，一看就知道是到矿山探亲的。

列車一直沿着一条河床在丛山中奔馳着。河床已經干枯了，但从河床的寬度和河床两边冲积的农田来看，大概在山洪暴发时水是很大的。我不由想到時間和自然的威力。一滴一滴的水汇成細流，在野草根旁，在青石块下，靜靜地流着，流着，无数条細流汇成溪澗，千条溪澗又汇成汹涌奔騰的山洪，然后进入河道，流入大海，接着又是云和雨。就这样往复循环，一个世紀一个世紀过去了，高原被劈开，山岭被削平，高山丛中开辟出这样一道平坦的河床。在自然和時間的威力面前，我們祖先的斗争精神是可嘉的，但力量却显得多么渺小。望望那远山上的羊腸小径，再看看那劈山填谷伸向远方的路基，就会强烈感到組織起来的人民和近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

一小时后，列車已穿出大青山，在广漠的草原上前进着。

草原无边无际，远处起伏着一个个的沙丘。草原上的草很稀也很矮。据同車的人說，今年这里缺雨，所以草长得不好，有时偶而看到一个小水洼，水洼边上的草就长得茂密葱翠。在草原上，哪里有水，哪里就活跃着生命。人們控制风云的日期不远了，那时，这广漠的草原就将根本改变自己的面貌。

几个蒙古牧民骑着馬穿过草原向远方緩緩走去，列車的浓烟飘向晴空，几只百灵鳥在空中婉轉叫着，輪声隆隆，汽笛长鳴，这些构成了草原上一幅奇異的情調。

下午一时許，抵达白云。还没下車，就看到了那座座落在正东的主矿，也可以看到山上縱橫的深沟。車站附近到处堆放着建筑器材，散布着一片土棚，匆忙的人群，散放在路边的馬匹，車輛，呈現出一片土地景象。有一座土屋牆上用白灰写着“旅店”两个大字。我想，我們今夜也許就要住在这里。但領队的同志却領着我們向南面一个馒头形的小土山走去。紧靠山边有几幢蒙古包。附近放着几匹駿馬。走上山頂，忽然眼前閃出一片紅砖建筑的城鎮来，这大出我所料。我一点也没想到，在这荒脊的草原上，就在这土山脚下，蒙古包的旁边，会有这么一座近代的城鎮。

这就是白云鄂博鎮，一座沙漠上新建的工业城鎮。

一大片楼房工程还正在进行中。到处是脚手架，到处是水泥构件場。以前听說这里異常缺水，現在水却从龙头里毫不珍惜地向外噴流着。几处龙头的水，汇成一条水渠，向东流去。水渠边上长滿了茂密的青草和葱綠的馬兰。馬兰花都开了，有深紫色的，有淡紫色的，陪衬着草原上一种不知名的小黃花，显得生气勃勃，美丽異常，有些住宅的門前，还围着一方小菜园，园里有菠菜、有葱，还有小蘿卜。

这里离矿山还有六七里路，可是千百世紀水的力量，把鉄矿石从矿山上冲刷下来，使这里遍地都是鉄。大家惊嘆着，貪婪地拾起一块，又拾起一块，結果又只有全部扔掉。

在矿山党委办公室休息了一会，吃了飯，就乘卡車到矿山去。

卡車沿山坡风馳电掣地奔駛着。这是从鉄矿向車站运矿石的道路。山坡已被軋成一条寬約四五十公尺的大路，路面上全